

记忆档案

拾肆号

1933年,一个名叫“蒋海澄”的爱画画的青年,第一次用“艾青”的笔名发表长诗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,自此轰动诗坛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他的这句诗,也曾打动了无数人,令人们感受到诗人火一般的激情。

然而,这位在中国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诗人,却给他的儿子、承继了父亲艺术才华的著名油画家艾轩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伤痛。2010年4月10日,艾轩接受“记忆”独家专访,首度细诉了与父亲艾青之间的恩怨纠葛。采访中,艾轩总用“他”代替父亲的称号。



◀1949年,北京东总布胡同。艾轩(左一),韦嫫(左二)艾青(右一)。

▼1991年,艾轩与艾青合影。



把孩子拎起来锁到壁橱里 一辈子没说上一句知心话

大诗人艾青,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?

——艾青之子艾轩接受“记忆”专访,细诉父子故事

1935年,25岁的艾青听从父母之命,与张竹茹结婚。1936年,艾青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当国文老师,与女学生韦嫫(真名张月琴),即艾轩的母亲相识、相爱。1939年,29岁的艾青与18岁的韦嫫结婚,相继生下女儿艾清明、儿子艾端午。1947年,艾轩在河北深县小李庄出生。

1955年,艾青与韦嫫离婚,艾轩和姐姐艾清明、哥哥艾端午判给了父亲,妹妹艾梅梅则归母亲抚养。同年,艾青与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高瑛相识。1956年3月27日,艾青与高瑛结为夫妻。

相关链接



艾轩,国家一级美术师,北京画院油画创作室主任。1967年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。1984年进入北京画院油画创作室。1999年作品入选中国美术百年。2004年作品入选《中国油画十家》。出版有《艾轩写实主义油画技巧》、《中国当代写实派——艾轩油画艺术》等。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日本福冈美术馆、国内外艺术机构及私人藏家广泛收藏。其创作的油画《穿越狼谷》,以683.2万元创下个人作品拍卖最高价。

壹 取名艾圭圭,被同学耻笑说是“艾乌龟”是感情失败经历的“标志性建筑”

1945年,他和母亲奉命先后从延安奔赴华北解放区。到河北张家口后,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,他发生了“生活作风问题”,与母亲的关系一度紧张。1947年11月11日,母亲生我的时候,他提了一罐鸡汤过来看我,手在空中比划着说,11月11日,不就是一个圭(音Gui)字吗?就叫艾圭圭吧!就因为这个名字,我经常被同学耻笑,说我是“艾乌龟”。上初中时,我向母亲要求改名字,姐姐就给我取名为“艾轩”。

他与母亲的感情产生了纠葛,我却在这时来到了人间。所以,他把我当成是感情失败经历的一座“标志性建筑”,从没有正眼瞧过我。大概一岁多的时候,他和母亲两人都忙于革命,我被送到华北保育院抚养。

贰 “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冷的,我是多余的。”

1949年进入北京后,他和母亲关系有所缓和,两人跑到保育院找到了我。当时我蹲在一个角落里,因为长期营养不良,我的双脚不能长时间站立,两人把我抱回了家。没过多久,他与母亲的关系再度僵化,又把我寄送到幼儿园,只有周末才回家。

回到家里,他看我的眼神总是冷冷的,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多余的。我5岁时,有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,他突然把我拎起来,锁在黑漆漆的壁橱里,任我哭喊他都不开,直到我哭着睡着了,也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出来的。

还有一次,我和他坐在一个桌上吃早餐,我说:“爸爸杯中的牛奶比我多”。他听了站起来,把自己的牛奶倒入我的杯中,眼睛却盯着我,牛奶一直倒,最后牛奶溢了一桌子,他自己坐到沙发上看报去了。白色的牛奶洒了一桌子,那刺眼的颜色我一辈子都记得。

叁 我们带着怨恨离开了那地方

1956年,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,他要我们喊她“王阿姨”。实际上她叫高瑛,只是为了不让我们到处说,才要我们这样喊。起初,继母对我们挺好,后来却对我们越来越“冷”。

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,智利诗人聂鲁达来我家,高阿姨怕我们丢脸,把我们兄妹三人锁在了侧屋,不让我们出来。半夜,她把我们从被子里拎出

来搜身,拷问我们是不是偷吃苹果了。加之他们两人因为争夺存款,经常发生“战争”,甚至打得头破血流,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。于是,我们兄妹三人决定投奔已调到天津的母亲。

那天凌晨,我们收拾了东西准备去天津,父亲知道我们要走,但始终没有出来与我们道别。我们带着怨恨离开了那地方。

肆 最后见面说我的画“好看”这辈子和父亲没说上一句知心话

此后多年,我们几乎没有联系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跟他只见过四次面。1978年,我在成都军区文化部创作组担任美术创作员,回北京探亲。听说他从新疆偷偷回来治眼睛,我跑去看他,看着一身军装的我,他吓了一跳,问“同志,你找谁?”当我说我是“圭圭”时,他异常兴奋。我推测,他见自己的儿子是解放军,而自己却是右派,感到特别刺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又恢复往日的风光。但之后的两次见面,都在不愉快中结束,所以我告诉自己,不要再去那个“家”。最后一次见面是上世纪90年代初。他要艾未未(编者

按:艾轩同父异母的弟弟)告诉我,他看了我的画很震撼,他很想我。后来我也知道,他跟别人说过小时候他们对我不好。为了不让老爷子扫兴,我又一次踏进他家。那时候他已经坐在轮椅上,高阿姨告诉他,“这是圭圭,来看你了”。他回了一句,“圭圭也长大了啊!”当时,我都快五十岁了。高阿姨拿出我的画问他好看吗?他说:好看。我能感觉到,他有很多话想说,可高阿姨在身边,他不敢开口。这是他清醒时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我和他这辈子都没有说上一句知心话,很遗憾。

■采访整理/余捷



4月13日,艾轩和他的模特一家人做客湖南卫视《艺术玩家》。

老子非要争一口气不可

一九七七年,我的工资加了五块钱,每月拿三十六块钱。社会上都在讲陈景润,讲他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,老把头往电线杆上撞。母亲开始做我的工作,说,“别人可以证明一加一等于二,你为什么不能证明一加二等于三?”

我说,“陈景润练了铁头功,你儿子没有。再说,若全国人民都是陈景润,那谁来修街上的电线?”我没提自己也往电线杆上撞过头的事,不好意思讲,因为我是回头打望

姑娘。母亲被我气得嘴唇发抖。继父回来了,翘起腿,点燃了一根大前门,说道,“国安,国家马上就要恢复高考了,我看你去试试吧。”

我说,“我都上班了,还考什么考?”继父说,“我看了文件,工人农民、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等都可以考。老话说,大乱大治。乱了这么多年,我看以后这社会上有文凭的人要吃香了。”我懒洋洋地应了,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,过几天,继父搬来一摞复习资料。我哪里看得进?我交往的多是不良青年,谁都不把所谓知识当一回事。

还记得陈映真吗?一天晚上,我从朋友那喝酒回来,路灯下蹲着一个女人。我没留神,跌跌撞撞走到她身边,冷风一吹,哇一下呕吐。这一吐不要紧,还一脚踢翻暗处的椅子。那女人慌忙起身,扶好椅子不无埋怨地说道,“你这人是怎么走路的?”噢,这不是那个吃了我半个月馒头的女孩吗?身材虽高挑了不少,这脸蛋还是有印象的。何况她眉心处还有那么一粒痣。女孩认出我,结结巴巴地说道,“是你啊。”我晃了晃晕沉沉的脑袋,顺手捡起女孩搁下的书,随手一翻,吃了一惊,“你看得懂?”

女孩儿看的是一本《高等数学》。我也翻过,如看天书。“慢慢看,就看得懂。”女孩儿小声说道,“马上国家要高考了,我想去报名。”我一下子臊了耳根,李国安啊李国安,人家可以蹲在路灯下看书,可能还没有馒头吃,你他妈的条件这么好,还整天游手好闲,不行,老子非要争一口气不可。这年夏天,我考取了省师范大学。我又在偶遇陈映真的路灯下逛了几夜,还在附近打听过几次,都没她的消息。



《人间世》
黄孝阳 著
青岛出版社